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九十六　　列傳三十八

明南京户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李迪 子柬之從子肅之承之及之 孫孝基從孫孝壽孝稱　王曾 弟子融

張知白　杜衍

李迪字復古濮人深厚有器局嘗携所爲文見柳開奇之曰公輔材也舉進士第一歷擢知制誥眞宗幸亳爲留守判官遂知亳州代歸會唃廝囉叛帝憂關中選迪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徙陜西都轉運使入爲翰林學士時頻歲蝗旱迪因召對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伐木除道行宮裁

令加塗墍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所以儆陛下也他日又召對帝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第怯耳誰可代瑋者對曰瑋知唃廝囉欲入寇且闚關中故請益兵爲備可分關右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帝顧曰眞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唃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數日奏至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勝帝自是欲大用迪矣初帝將立章獻后迪

屢諫謂起寒微不可毋天下章獻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寤仁宗爲皇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止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加禮部侍郎寇準罷帝欲相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皇太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爲宰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初眞宗不豫寇準議皇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曰卽日上體平朝廷

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於是皇
太子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聽旨準旣貶謂寖擅權用
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
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自此不
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密
副使旣而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褥前謂輔臣曰此
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
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
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姻家使預
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

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戶部侍郎出知鄆州仁宗即位太后預政貶準雷州以迪朋黨傅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人迫之或諷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歷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朝京師時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為何如迪對曰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于此太后亦喜以尚書左丞知河陽遷工部尚書太后崩兩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坐范諷獄罷為刑部尚書知亳州語在諷傳改相州既而為資政殿大學士翰林侍

讀學士留京師因奏呂夷簡降太常卿知密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迪奏所部濟兗州欲行縣因祠岳爲上祈年禱皇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祈禱非迪所宜其毋令往久之改戶部尚書知兗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之本鎮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後其子東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奏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卒年七十七贈司空侍中謚文定帝篆其碑曰遺直之碑又改所葬鄧侯鄉曰遺直鄉從子成大在忠義傳

東之字公明曉國朝典故獻文召試賜進士出身爲館閣校勘宣化軍使累擢侍御史知雜事東之自少受知於寇準至是論準保護功仁宗惻然卽賜其碑曰旌忠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歷知荊南河陽澶州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英宗卽位富弼薦復舊職兼侍讀勞之曰卿通議者儒方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神宗初請老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仕令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又敕王珪敘其事東之出都門卽幅巾白衣以見客再遷少師卒年七十八

石介受者字益之長沙人仕於治平中

至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屢以老乞骸骨不聽神宗立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言臣筋力憊矣惟陛下哀之於是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如東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卒年八十贈工部尚書

肅之字公儀迪弟子也以迪蔭監大名府軍資庫大河溢府檄脩冠氏隄功就弗擾民悅之請爲宰歷度支副使江淮發運使神宗即位訪以西夏事奏對稱旨以爲右諫議大夫知慶州數日徙瀛州大雨地震官舍民廬摧陷肅之出入泥潦中結草囷以儲庾粟之暴露者爲茇舍以居民啓廩振給嚴儆盜竊一以軍法從事帝聞

而嘉之遣使勞賜再知開封府歷數州遷至樞密都承

旨加龍圖閣直學士元豐四年提舉太極觀卒年八十

二肅之內行修飭毋喪廬墓三年不入城郭季弟承之

生而孤鞠育誨道至於成人遂相繼為侍從帝稱其一

門忠孝云

承之字奉世性嚴重有忠節從兄東之將任以官辭登

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守任情亂法承之力爭之守

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為之則已既

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守憚其言嘗建免役議王

安石見而稱之以為條例司檢詳文字得召見神宗亦

稱之累官權三司使遷至龍圖閣直學士承之懇辭學士職乞授兄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爲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兄弟孝友足厲風俗肅之亦當遷也即並命焉商人犯禁貨北珠乃爲公主售三司久不敢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聞之曰有司當如此矣進樞密直學士坐補吏不當降待制知汝州兩遷戶部尚書復以樞密直學士知青州歷陳鄆揚州而卒

及之字公達亦迪弟之子由蔭及第通判安肅軍徙通判河南府入判刑部嘗撰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爲君臣龜鑑八十卷王堯臣上其書并表其學行韓琦亦以[illegible]

職薦召試除直秘閣歷開封府判官知涇晉陝三州吏
事精明所居官皆稱職以太中大夫致仕再轉正議大
夫卒年八十五東之子孝基及之子孝壽孝稱
孝基字伯始進士高第唱名至殿下仁宗顧侍臣曰此
李迪孫邪能世其家可尚也晏殊富弼薦其材任館閣
欲一見之孝基曰名器可私謁耶竟不往歷官州縣以
親須養求監崇福宮判西京國子監凡就閒十年遷至
光祿卿與父東之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
二疏孝基爲人沖澹善養生平居輕安弟孝稱進對帝
問起居狀歎曰度越常人遠矣後十一年無疾卒

孝壽字景山爲開封府尹曹參軍呂嘉問知府事受章惇蔡卞指鍛錬上書人命孝壽攝司録事成其獄徽宗即位嘉問先已得罪孝壽亦削秩蔡京爲政以爲府推官遷至顯謨閣待制歷知開封京起章綖獄使往郎訊逮繫踰千數方冬慘掠因墮指脫足不可計日夜鍛錬未就京猶嫌其緩召還其後綖兄弟竟用此黥竄又知虢兖二州坐守興仁日與巡檢戲射狂人張立死除名居無何起知蘇州政和初拜刑部侍郎復改開封尹言者謂其殘忍苛虐乞加譴不聽孝壽猶以獄空上表賀以疾罷爲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卒贈正奉大夫

幾稱字彥聞以蔭登朝附蔡京歷權工部戶部侍郎開封尹陳瓘子正彙在杭州上書告京不利社稷守蔡嶷執送京師併逮瓘詣獄孝稱脅使證其子瓘不可暨獄上竟竄正彙海島京愈德之進刑部尚書以兄孝壽代爲尹孝稱請班兄下不許徙工部卒贈光祿大夫

王曾字孝先青州人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以將作監丞通判濟州歷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時瑞應沓至眞宗嘗以語曾曾曰願陛下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興議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下莫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命判大理寺曾因請自辟

僚屬著爲令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旣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其尊禮如此命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會請須親被旨乃坐旣而有犯者會乃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會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卒從會議尋擢至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爲王欽若所排罷爲尚書禮部侍郎判都省出知應天府民間訛言有妖若帽夜飛搏人會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從天雄軍復參知政事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眞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

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賢曾密語后戚錢惟演曰太子幼非宮中不能立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因以白后帝崩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入去權字曾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遷禮部尚書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排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

矣謂不聽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皆如曾議時
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
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會
靈觀使王欽若卒曾以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爲昭文
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昭應宮使曾方嚴持重每進
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曰陛下抑
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曹利用惡曾
班巳上決快不悅語在利用傳及利用坐事太后大怒
曾爲之解太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
用素恃恩臣故嘗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

也太后意乃釋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共張便殿左右姻家稍通請謁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出知青州以彰信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斂車徒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爲畫像生祠之改天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曾謹甚曾力

薦爲相及夷簡位曾上任事久多專决曾不能堪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二人交論帝前曾言亦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以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僚友亦不敢狎戲自奉甚儉雖貴顯如寒士云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曾始後配享仁宗廟庭曾無子

養子曰緯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爲後繹至尚書兵部郎

中祕閣校理致仕卒

子融字熙仲初以曾奏爲將作監主簿祥符進士及第

嘗論次國朝以來典禮因革爲禮閣新編又集五代事

爲唐餘錄六十卷並上之累遷太常少卿權判大理寺

迺取讞獄輕重可爲準者類爲斷例歷右諫議大夫知

陝州徙河中府旣而勾當三班院遷給事中以尚書工

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兗州不赴改刑部侍郎致仕英

宗卽位進兵部卒本名皥字子融元昊反請以字爲名

性儉嗇街道卒除道侵邸店尺寸地自詣開封府訴之

然教飭子孫嚴厲有家法晚學佛從僧懷璉遊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人幼篤學登進士第累遷河陽節
度判官咸平奏疏言當今要務眞宗異之召試舍人院
權右正言獻鳳扆箴出知劒州踰年召試中書加直史
館面賜五品服判三司開折司江南安撫還權管勾京
東轉運使事周伯星見司天以瑞奏羣臣伏閤稱賀知
白以爲人君當修德應天因陳治道之要帝謂宰臣曰
知白可謂乃心朝廷矣東封進右司諫尋知鄧州擢龍
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再遷尚書工部郎中使契丹知白
以朝廷制官重內輕外爲引唐李嶠議遷臺閣典藩郡

乃自請補外不許遂命糾察在京刑獄固請知青州遷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拜給事中參知政事郊禮成
遷尚書工部侍郎時王欽若爲相知白論議多相失因
稱疾辭位罷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及
欽若分司南京宰相丁謂素惡欽若徙知白南京留守
意其報怨既至待欽若加厚謂怒復徙知白亳州遷兵
部仁宗即位進尚書右丞爲樞密副使以工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會靈觀使集賢殿大學士知白在相
位愼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爲戒雖顯貴清約如寒
士體素羸憂畏日侵俄卒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節知白

九歲其父卒邢州殯於佛寺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頽廢殯不可辨知白既登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基恍然識其處既發其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天聖中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府衆曰備粟練師以備不虞知白曰不然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覘朝廷耳豈可自生釁邪若終以為疑因令河決發兵以防河為名可也未幾契丹果罷去無子以兄子子思後仕至尚書工部侍郎致仕

杜衍字世昌山陰人父遂良仕至尚書度支員外郎衍總髮苦志篤學登進士甲科初歷州郡咸有遺愛命提

點河東路刑獄遷至尚書祠部員外郎衍多平反知潞州王曙爲作辨獄記從京西路又從知揚州有司奏衍辨獄法當賞遷刑部歷知江陵府諸路轉運使累遷樞密直學士求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始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仁宗親政特召爲御史中丞兼判吏部流內銓改知審官院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永興軍徙幷州元昊反以太原要衝加龍圖閣學士既而遷刑部侍郎復知永興召還權知開封府權近聞衍名莫敢干以私拜同知樞密院事改樞密副使夏竦上攻守策宰相欲用出師衍曰僥倖成功非

萬全計爭議久之求罷不許手詔敦勉爲河東宣撫使
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
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脩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
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
所封還也契丹與元昊戰黃河外參知政事范仲淹宣
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鬭勢必不來我兵
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
衍衍不以爲恨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
之以詰契丹陰事歐陽脩亦請留三嘏帝以問衍衍對
曰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爲契丹近親而

通逃來歸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遂不納拜同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衍好薦賢士而沮僥倖小
人多不悅御史中丞王拱辰諷僚屬劾奏其壻蘇舜欽
及所知王益柔欲因以危衍語在拱辰傳中衍罷丁度
草制指衍爲朋比蓋范仲淹富弼與衍共政二人爲言
者所攻而衍獨左右之也衍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慶曆
七年甫七十上表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故相一
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朝抑之
也皇祐元年特遷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詔都亭驛設
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連進太子太師封祁國公衍

雖家居聞國事可憂愀然若任其責者雅清介不殖私
產旣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
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皁綿袍革帶或勸爲居士服
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
法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
又謂平生履行不足名後世無得紀述斂以一枕一席
小壙庳冢以葬遺䟽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旣富
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論曰眞仁朝不乏賢相若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風烈
卓然又相類焉迪遭值國家多故之秋正色危言使宮

官近習沮謀不敢肆章獻太后亦全令名非占所謂社
稷臣耶知白行並清約勁正裁抑僥倖而行尤能斷大
事於韓琦范仲淹論議不苟同顧反蒙朋比之譏何歟
夫行高則毀衆識惑則眷衰行與迪胥皆弗免焉𦵔臣
始終之遇誠不易夫

宋史新編卷九十六

宋史新編卷九十七　　列傳三十九

浙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晏殊　龐籍孫恭孫　王隨

章得象　呂夷簡子公綽公弼公孺　張士遜

晏殊字同叔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以神童召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神氣不懾援筆立成眞宗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後二日復試帝數稱善擢祕書省正字祕閣讀書明年試中書遷秩東封恩遷爲集賢校理喪父歸奪服起之從祀太清宮詔修寶訓同判太常禮院喪

毋求緋服不許歷遷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爲翰林學
士遷左庶子帝每訪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
輒并藁封上帝重其愼密仁宗初立章獻太后權聽政
丁謂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殊建言羣臣奏事者垂簾
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屢進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䟽
論張耆忤太后旨坐從幸玉清昭應宫從者持笏後至
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罷知宣州歷拜參知政事加
尚書左丞太后崩以禮部尚書罷知亳州徙陳州遷刑
部尚書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復爲三司使陝西用兵殊
請罷內臣監軍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

募弓箭手教閱備戰鬬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
司領財利者還度支皆施行康定初自樞使進中書慶
曆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殊雅好獎拔
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
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
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殊
出歐陽修爲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
言宸妃生聖躬而殊誌妃墓沒而不言又奏殊役官兵
治僦舍以規利降工部尚書知潁州然殊以章獻方臨
朝故誌不敢斥言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非殊罪也

歷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遷兵部尚書以疾請歸京師訪醫藥旣愈求出守留侍經筵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篆其碑曰舊學之碑殊性剛簡清儉累典州吏民畏其狷急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殊爲宰相兼樞密使而弼爲副使辭所兼不允其信遇如此文章贍麗尤工詩晚歲篤學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爲集選一百卷

龐籍字醇之武成人進士及第歷官殿中侍御史章獻遺誥以楊太妃爲太后議軍國事籍請於仁宗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又奏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擢進

近列頗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
多覬望宰相意獨龎醇之天子御史也爲開封府判官
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於上爲下詔
戒飭籍又數劾范諷罪諷善李迪寢不報反坐言宮禁
事不實以祠部員外郎罷爲廣南東路轉運使又言范
諷事有不盡知奏諷坐貶籍亦降知臨江軍尋復官徙
福建轉運使擢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知雜事判大理
寺進天章閣待制元昊反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坐令吏
馮士元市女口降知汝州徙同州就除陝西都轉運使
受詔同按黃德和獄建言宿兵西鄙將士弗獲功賞而

內官醫官樂官坐享豐賜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頗少裁損專勵戰功寇不足平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總管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逾年改延州觀察使力辭換左諫議大夫自元昊陷金明諸砦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使部將狄青等悉復所亡地元昊遣李文貴齎野利旺榮書來送款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大寇定川籍召文貴開諭之遣去既而元昊又以旺榮書來會帝厭兵因招懷之遣籍報書使呼旺榮爲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

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於義無嫌從之會敵新破涇原戍砦方議修復使者往返踰年又遣賀從勗來籍送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寖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申諭之朝廷采用其策元昊既臣遷權籍至樞密使遷戶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蓋殊拜也儂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爲宣撫使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籍曰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帝以爲然既而捷書至帝喜曰青破賊卿之力也遂欲以青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力爭之不聽堂吏受賂

韓絳論罷知鄆州居數月加觀文殿大學士拜昭德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幷州仁宗不豫籍密疏請擇立宗室其言甚切坐州將武戡等爲夏人所敗復爲觀文殿大學士戸部侍郎知青州遷尚書左丞不拜徙定州召還上章告老尋以太子太保致仕封頼國公卒年七十六贈司空加侍中謚莊敏籍曉律令長於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或斷斬剉磔以故士卒畏服治民頗有惠愛及爲相聲望減於治郡時子元英朝散大夫孫恭孫

恭孫字德孺以蔭補通判施州崇寧中部緣向文彊叛詔轉運使王蘧領州事致討恭孫説降文彊而斬之以

功進三秩知涪州遂以開邊爲已任褒遷至徽猷閣待制進直學士知成都府言者論其貪縱謫保靜軍節度副使才踰月起知陳州復待制帥瀘州又以築思州進學士前後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繕治轉餉爲蜀人病未幾皆廢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進士甲科歷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以不善制辭出知應天府眞宗謂其治太寬改知揚州再加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仁宗爲太子拜右庶子仍領府事周懷政誅隨自陳甞假懷政白金五十兩奪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歷復

給事中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坐事徙河南府累遷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請與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事議者謂非輔弼職事遂寢景祐末自知樞密院事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自薛居正後初相無遽遷門下侍郎者學士丁度之失也爲相一年無建明陳堯佐韓億石中立與同執政數爭事會災異屢發諫官韓琦言之罷隨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卒贈中書令謚章惠後改文惠隨外若方嚴而治實尚寬晚更卞急輒嫚罵人性喜佛慕裴休爲人然風跡弗逮云

章得象字希言浦城人母方娠夢神人授以玉像及生父奐復夢其庭積笏如山長好學姿表莊重進士及第官州縣楊億以其深厚含宏有公輔器薦之歷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戶部侍郎同知樞密事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仁宗謂曰向太后臨朝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故今用卿慶曆二年陝西用兵兼樞密使未幾以工部尚書爲昭文館大學士五年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郇國公徙判河南府守司空致仕卒帝親臨奠葢致仕者特恩也贈太尉兼侍中謚文憲後改謚文簡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獻時宦

官方熾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在中書八年宗戚一切抑而不進仁宗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得象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言之初閩人謠曰南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湧可涉云

論曰龐籍王隨二人者寬嚴不同皆宜於治郡及爲宰相乃弗滿人意豈漢黃次公之儔歟晏殊喜薦拔時賢章得象渾厚有容並號長者慶曆朝多君子治體寬裕茲豈無助哉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歷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按執送蜀賊李順黨

是左右業已稱賀趣具獄夷簡卒以實奏判永興寇準
黥罪人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下急
是欲中傷爾宜勿問益徙遠方從之歷知制誥進龍圖
閣直學士再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嚴辦有聲帝識
姓名于屏將大用之仁宗即位以給事中參知政事累
進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又加
中書侍郎帝所生母宸妃薨宮中未治喪夷簡朝奏事
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邪
引帝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
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

葬未利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儀仗葬之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爲修大內使內成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辭僕射乃兼吏部尚書太后崩帝始親政夷簡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賄辨佞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四方奏獄帝問何以裁之夷簡贊從輕典帝與夷簡謀以太后所任張耆夏竦皆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爲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判陳

州歲中而夷簡復相郭后挑尚美人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明主也郭后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臺諫詣閤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乃貶道輔等后遂廢加右僕射封申國公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夷簡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以右僕射復入相慶曆初徙許國公時方飭兵備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

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侮怯亡
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其心未易服也宜建都
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
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夷簡感風眩拜
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
今翦以賜卿及授司徒監修國史同議軍國重事固請
老以太尉致仕卒年六十六帝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
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又之書懷忠之碑賜
之自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
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求關南

地頗賴其計畫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鬬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遺契丹歲繒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可止孔道輔等諫廢后夷簡謂伏閤非太平事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夷簡指為狂肆時論以此少之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為世名相後配食仁宗廟有集二十卷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公著自有傳

公綽字仲裕蔭歷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後同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公綽以制度多違禮請悉更造故事

薦新諸物禮官議定迺薦或後時陳敗公綽採月令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爲圖又以歲大中小祠凡六十一禘祫二祼獻興俯玉帛尊彝菁茆醓醢鍾石歌奏集爲郊祀總儀上之歷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永興軍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安遠砦古渭州諸羌來獻地公綽曰天下之大豈利區區尺寸地爲廣邪卻之召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進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兼判太常寺因事降龍圖學士知徐州公綽亦自辨復侍讀學士徙河陽留侍經筵遷右司郎中未拜卒贈左諫議大夫公綽通敏有才父執政

時多涉干請，掌漏洩除拜，以市恩人比之竇申

公弼字寶臣，賜進士出身，累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識公弼名于殿柱，至是擢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入權開封府，改同羣牧使，又以樞密直學士知渭延二州，徙成都府。英宗罷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羣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歲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蔡襄訴訟不時決，故多留事，卿將何以處之？」公弼對曰：「襄勤於職，恐言之者妄耳。」帝以爲長者，拜樞密副使。神宗立，司馬光劾內侍高居簡，帝未決，公弼曰

光與居簡勢不兩立居簡內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下擇其重者帝曰然則當奈何公弼曰遷居簡一官而解其近職光當無爭從之進樞密使陳升之建議衞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減牢廩從淮南公弼以爲非人情且生反側韓絳議復肉刑公弼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王安石立新法公弼將疏論之從孫嘉問竊其稾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不樂遂罷爲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麟州無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每至圍城人皆憂渴死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倣古拔軸法去其沙實以末炭墐土於其上板築立遂包泉

於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俄以疾請知鄭州王韶取熙河朝廷謀秦鳳帥乃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帝疑其不肯行公弼聞命即治裝帝慰勞遣之纔旬月復以疾求解爲西太一宮使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惠穆

公孺字稚卿任爲奉禮郎賜進士出身歷陝西轉運使神宗議綏州棄守久未決命公孺往與郭逵議合遂存綏州徙公孺知渭州再徙鄆州坐事責知蔡州元豐初帝召慰之曰長安謀帥無以易卿命知永興軍徙河陽累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爲政明恕權戶部尚書以病提舉醴泉觀卒年七十贈右光祿大夫公孺廉儉與人

寡合嘗護曹佾喪得厚餉辭不受談者淸其節焉
張士遜字順之陰城人生百日始啼淳化中第進士調
鄖鄉主簿遷射洪令轉運使檄移治郪民遮馬首不得
去因聽還改襄陽令爲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邵武縣以
寬厚得民前治射洪禱雨白崖山陸史君廟尋大雨士
遜立庭中須雨足乃去至是邵武禱歐陽太守廟離城
踰舍士遜徹蓋雨霑足始返歷監察御史貢舉初用糊
名法士遜爲諸科巡鋪官請避進士親嫌眞宗記名御
屛自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爲令再遷侍御史江南河
北轉運使振乏權贏公私利之仁宗出閤帝謂宰臣宜

以士遜爲友令王答拜於是以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壽春友改昇府諮議參軍以右諫議大夫歷太子左右庶子進樞密直學士爲賔客以樞密副使給事中領詹事天聖六年自尚書左丞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曹汭獄起宦者羅崇勳江德明方用事因譖曹利用帝疑以問執政衆顧望莫對士遜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遜仁宗以東宮舊臣加刑部尚書知江寧府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明道初復入相進至兵部尚書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羣臣上

章懿謚册退而入慰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勳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士遜以尚書左僕射判河南府寶元初復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相封郢國公士遜與輔臣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閔幽閉亦省浮費近復有獻變女者朕卻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帝曰君子小人有黨乎對曰有之第公私不同爾帝曰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時朝廷多事士遜亡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府豈養病地邪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乃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間遣中使勞問嘗請買城南官園帝以賜之宰相得謝自士遜始年

八十六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篆其碑曰舊德之碑士遜生七日喪母鞠於姑既長事姑孝謹姑亡爲行服徒跣扶柩以葬追封南陽縣大君初陳堯佐罷參政怨家告變又有奏諫官除附宗室者士遜力言不可開姦僞構陷之門帝悟抵告者罪諫官事亦不下然曾利用若寵肆威士遜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又嘗納女以宮中爲御史楊偕所劾子友直用蔭至工部郎中知越州友正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三十年不輟神宗評其草書爲本朝第一

論曰呂夷簡在下僚王旦與諸父蒙正皆目爲遠大器

觀其按僞捷護大臣奏蠲農算誠爲知體旣握鈞衡深謀遠慮聿新文教以飾慶曆之治非獨制禦邊吏而已張士遜在乾興有輔翼之忠明道寶元亦號職相然其簡晚年溺於權利頗務收恩避怨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違士遜以訐傾孔道輔以卑巽處曹利用其心術與同時李迪王曾異矣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韓琦　曾公亮子孝寛 孝廣 孝蘊　陳升之

吳充　王珪從父罕 從兄琪

韓琦字稚圭國華子也弱冠舉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滞筦庫處之自若後歷右司諫連疏宰執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罷其明仁宗從之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内降抑僥倖前後七十餘疏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

邪佞爲急王曾爲相謂之曰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
權知制誥偱益利饑爲體量安撫使活民百九十萬元
昊反爲陜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略安
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
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乃詔鄜延
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
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
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
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
斬福竟爲賊誘沒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

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自劾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

會四路置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

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受之不

辭未幾還舊職爲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

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稱爲韓范元昊既臣

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邀索無厭宰相晏殊

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者七事曰

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

繼又陳救弊八事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

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

討輔臣聽其注措仁宗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
歸陳西北四策謂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云時
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
列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同時
登用中外跂想勛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己任羣小不
便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滬
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知揚州徙鄆
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至資政殿大學士加觀文
殿學士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謀
城下琦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

死攻戰則賞賻其家籍其孤嫠給廩之又倣古三陣法
日月訓齊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又振活饑民數百
萬璽書褒激拜武康軍節度使知許州承受廖浩然怙
中貴勢貪恣既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爲益不法琦奏還
之帝命鞭諸本省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
空塞下不耕琦以爲此皆良田不可棄以資敵遂請距
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萬頃久之
求知相州嘉祐元年連拜樞密使三年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
史封儀國公帝既連失三王又疾不御殿臣下爭以立

嗣固根本爲言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秉間進曰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何不早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等遂力贊之乃定議立英宗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

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明年英宗嗣位加琦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或語及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泣語之故琦曰此病固爾子疾母可不容之乎脩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

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帝寢疾琦入問起居因請早建儲以安社稷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琦請去帝爲黜陶數月請益堅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賜興道坊宅一區琦辭兩鎮乃但領淮南會种諤

擅取綏州西邊俶擾因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具論所以存之熙寧初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示宰臣曰不謂害民如此安石勃然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辨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保甲戰車置將等事以致契丹之疑而散青苗

更免役置市易務以聚財斂怨非禦戎之策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命忽大星隕治所次日卒年六十八帝發哀苑中哭之慟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忠獻配享英宗廟庭贈不兼他官蓋貴之

也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于色論者以
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
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當是時朝廷多
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
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人臣盡力事
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
爲哉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
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其見重
於外國如此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
材爲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爲

多王安石有盛名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陛辭神宗謀相安石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爲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毋有鬭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與富弼並稱賢相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贈魏郡王子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終瀛海軍承宣使忠彥及曾孫肖胄有傳孫浩在忠義傳

論曰韓琦輔政於嘉祐治平間內外輯寧黎庶豐樂且拜定大策調兩宮[illegible]可謂社稷臣考其平生朴忠不避

艱險自為學士帥遵仁宗已屬意柄用遣使諭之曰𤁋
無人援薦朕自知之是何其知人也神宗之智不逮而
琦弗得行其志於熙寜惜哉
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歷端明
殿學士知鄭州精吏事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嘗有
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者
之廋耳索之果然入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擢給事中
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習知朝廷
臺閣典憲首相韓琦每咨訪焉仁宗末年與琦等共定

建儲議神宗立累封魯國公以老避位熙寧三年拜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起判永興軍還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帝臨哭贈太師中書令謚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御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公亮莊重沉密平居謹繩墨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帝嘗以方張安世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帝方向之陰爲子孫計一切聽其所爲而外若不與之者嘗遣子孝寬參其謀至上前略無所異於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之引擢孝寬至樞密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對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從子孝廣孝蘊

孝寬字令綽襲歷樞密都承旨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既而以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徙鄆鄆有孟子廟孝寬請於朝得封鄒國公配享孔子連徙鎮以吏部尚書召道卒贈右光祿大夫

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北外都水丞累擢戶部尚書罷爲天章閣待制知杭州移知潭州加顯謨閣直學士知鄆州孝廣與胡安國鄒浩善大觀中忤時相復奪職知饒州徙廣州歷成德軍太原府得故職以卒贈正議大夫孝廣蒞官以嚴稱獲盜輒碎其手焉

孝蘊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糴事建言揚之瓜

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爲牐旣成公私便之歷工
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後坐累連貶黜宣和二
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青溪孝藴分兵守扼
塞人恃以安會移青州旣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時賊已
破杭孝藴單車至城下城旣克復軍士多殺人孝藴下
令從者得自首無輒殺皆束手不敢驁論功進顯謨閣
直學士又加龍圖閣學士卒贈通議大夫
陳升之字暘叔建陽人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知諫院凡
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故不盡施用
歷遷樞密副使唐介等以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

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丐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乃兩罷之以升之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英宗立後拜樞密副使神宗立以母老請郡爲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初徙許道改大名過闕留知樞密院逾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既相遂請免條例司由是忤安石稱疾歸臥久之帝數敦諭乃出母喪終召爲樞密使足疾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諡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安石用事引升之自助升之心

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巳爲相甫得志卽爲小異陽若不與之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筌相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

吳充字沖卿建州人未冠與兄育京方皆擧進士高第調穀熟主簿入爲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神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戒以獻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歐陽脩用讒貶充申救得復留而充改知太常禮院忤執政意出知高郵軍歷知陝州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英宗立數問充所在會入覲語正

宮教授時事嘉勞之尋權鹽鐵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
神宗諭以任用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王安
石參知政事充子安持其壻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院
權三司使爲翰林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八年進檢校
太傅樞密使充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爲數爲
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代
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充欲有所變革乞召
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
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曰今日救天下之急苟
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謀而欲求成效猶

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也充不能用王珪與充並相忌充陰掣其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及親戚官屬考治欲鉤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及確預政多與議數爲所詘既數遭同列困毀素病瘵積憂畏疾益侵元豐三年三月輿歸第罷爲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正憲充內行脩飭事兄甚謹爲相務安靜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家事所言於上人莫知者將終遺戒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悲之世議充知其不可而弗能退也

王珪字禹玉成都人弱歲奇警出語驚人舉進士甲科

歷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嘉祐立皇子中書呂公著作
珪曰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
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
歐陽脩歎曰真學士也英宗立追崇濮王珪與侍從禮
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
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珪典
內外制十八年最爲久次嘗因展事齋宮賦詩有所感
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官制行由禮部侍郎超
授銀青光祿大夫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以蔡確爲右僕射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旣用兵深入以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啓之帝有疾珪白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爲太子是爲哲宗進珪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未幾卒年六十七贈太師謚曰文珪爲文閎侈瓌麗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

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訖云領聖旨退云已得聖旨也紹聖中邢恕謗起黃履業祖治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以為兩府大臣議請建儲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恕又誘教高遵裕子士京上奏言珪欲立雍王遣其故兄士充傳語禁中珪遂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徽宗即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謚政和中又復之季父罕從兄琪

罕守師言以蔭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訴水輕重失其平罕躬至田處列高下為圖明年訴牒至按圖示之某

可免某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在潤奏下其式于諸道
累遷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寇惠州惡少年相率爲盜
里落驚擾罕呼耆長發里民補壯丁每長二百人又令
邑尉增弓手二千又之無至者有婦人訴爲僕奪釵珥
捕得之并執奪攘者十八輩皆梟首決口置道左傳曰
此耆長發爲壯丁不肯行者也觀者始有怖色至期得
六百人尉所部亦至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倣而行
之數日衆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隸行伍無敢動乃建旗
伐鼓順流而下將至廣悉衆登岸斬木爲鹿角積高數
仞營于南門智高見已嚴備不敢犯罕徐開門而入公

高遂解去復以爲西路轉運使徙知潭州擢戶部度支副使爲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人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駡卑委曲徐問又稍可曉乃本寡婦無子妾有子逐之而據家貲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病狂卑爲治妾反其貲病良愈郡人傳爲神明治狀聞敕書褒諭徙知明州以光祿卿卒年八十

琪字君玉兒童時能爲歌詩第進士調江都主簿上時務十二事仁宗嘉之歷修起居注鹽鐵判官判戶部勾院知制誥會奉使契丹因感疾還上介誣其詐責信州團練副使久之以龍圖閣待制知潤州徙知江寧先是

府多火災或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召戒邏者作賞捕之法未幾得姦人誅之火患遂息復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鄧州徙揚州入判太常寺又出知杭州復爲揚州潤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琪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飾廚傳以沽名譽故待賓客頗闊略間造飛語起謗終不自恤葬于眞州詔發眞陽卒護其葬蓋異數也

論曰熙寧初韓琦罷相富弼亦不久于位而曾公亮陳升之王安石吳充王珪相繼秉政公亮疾琦專任薦安石以間之及安石被眷更法度一切依阿爲子孫計升

之在樞密主條例司既得政乃與爲異適以彰其狡耳充不能引退責亦奚辭若珪則惟務順旨固位至啓兵端以沮正人何誤國之甚也夫琦實知安石而弼不肯爲同設二公在中書則安石必不用卽用必不獲售其術而公亮輩亦必無以濟其私人主論相可弗愼歟

富弼　子紹庭　　文彥博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貶弼論救不聽歷開封府推官

知諫院時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僞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

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
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
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
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賂以官爵遂爲使報聘旣至六
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
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
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
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
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
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

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
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
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
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
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
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
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治於何承矩事在通好
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
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
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

朝之利哉旣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
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
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巳
增幣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
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
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
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
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
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
惟有結昏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

降賚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于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卽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易書而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

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賂遺或稱獻納後頡利爲太宗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許納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咸不顧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三年拜樞密副使辭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詰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

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帝銳意太平責成宰
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疏
所欲爲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
餘條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
爲本欲漸易監司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
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
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卻其使
卒臣之夏竦憾石介詆已而譽弼會介以書遺弼責以
伊周之事因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以資政
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

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為奏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帝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王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詣弼告齊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弼度其可

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卽自劾請擅罪帝益嘉之復以爲禮部侍郎又辭不受遷大學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學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嘉祐三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議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以母憂去任帝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辭謂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

世既除喪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鄭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又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

事者弼聞而歎曰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論之又言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將許之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坐格青苗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

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弼以開言路改新法爲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當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卒年八十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略云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又戍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倖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以爲無足慮耶帝覽奏震悼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謚文忠弼性

至孝恭儉好脩其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曰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竟停執政議配享至靖康初復焉

紹庭字德先性端重能守家法歷除提舉河北西路常平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爲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員外郎未幾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直柔別有傳

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中慶州兵亂彥博言於神宗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萬事頹胜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爲安石所惡乃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尋加司徒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適入朝神宗問及至和中定策事對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加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

遺詩祖道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寧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

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有名馬者
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洛人
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彥博賓接之如布衣交與
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故事謂之洛陽
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
與邢恕相善歷權工部侍郎罷爲集賢殿脩撰提舉明
道宮蔡渭邢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謗逮詣詔
獄及甫有憾於元祐從而實之奪職未久而復
論曰富弼之生也異哉景德元年其母寤驚旌旗鶴鴈
降于庭云有天赦是年寇準畫澶淵之策契丹請盟而

弼異日使虜之功與準並寧非天欲赦民俾數十年免於兵戈之禍與文彥博手采凝峻名聞四夷語曰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元夫鉅人之爲人國重固如此矣夫兩人者皆忠亮果斷有古大臣之風至和並相允愜輿情後之議者乃謂弼懷顧慮少建明彥博膽大不能畏謹如仁宗所紂是豈足累其平生耶